

文体形式是八股文、策文与试帖诗，苏州状元也就是在这三种考试中胜出而夺魁的。

## 第一节 八股文

### 一、八股文的历史。

八股文是明、清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，称制义或制艺，又称八比文或时文、四书文。至元代，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加速了八股文的形成。

元代虽然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作为经学考试的范围，但仍以经义为主。据《元史》卷81《选举一》记载：“汉人、南人，第一场明经、经义二问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内出题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，复以己意结之，限三百字以上。经义一道，各治一经，《诗》以朱氏为主，《尚书》以蔡氏为主，《周易》程氏、朱氏为主，已上三经，兼用古注疏，《春秋》许用《三传》及胡氏传，《礼记》用古注疏。”当时除了“以己意结之，限三百字以上”外，对格式并无严格要求，但考试内容范围则限定得很死，很窄。

明成化以前，“经义之文，不过敷演传注，或对或散，初无定式”，<sup>4</sup>，仍然沿袭着元代的模式。明成化以后，经义文体逐渐趋向程式化和标准化，而且越来越严格，一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——八股文出现了。

《明史·选举志》曰：“论者以明举业文字，比唐人之诗：国初比初唐，成、弘、正、嘉比盛唐，隆、万比中唐，启、祯比晚唐云。”<sup>5</sup>从中可见明代八股文文风的变化。清方苞在《钦定四书文凡例》中描述明人制艺的发展说：“明人制艺，体凡屡变，自洪、永至化、治百余年中，皆恪遵传注，谨守绳墨，尺寸不渝。至正、嘉作者，始能以古文为时文，融液经史，使题之义蕴，隐显曲畅，为明文之极盛。隆、万间，兼讲机法，务为灵变，虽巧密有加，而气体萧然。至启、祯间诸家，则穷思毕精，务为奇特，包络载籍，刻雕物情，凡胸中所欲言者，皆借题以发之。”概而言之，明制艺文的发展，大致经历了一个由“正”而“变”，由“拘谨”而“发扬”的过程，其主要表现是追求文字的华丽，以出奇求售。《钦定四书文》有明一代选有苏州状元吴宽（成化）、顾鼎臣（弘治）、朱希周（弘治）三人的文章，其评语分别为：“语皆实际，不徒为虚空赞美之辞”、“神气安闲，意义曲尽，绝无经营之迹”、“颠倒曲折，其妙无穷”，可见其一时之好尚。至天启间，文震孟论时文曰：“制举称于艺文称之曰‘时’，‘时’者时也，如时花，如时女，要以少且鲜为贵。”<sup>6</sup>又曰：“今日之时文，挟机发覆，穷工极态，稍着一字训诂即不鲜，一语质实即不艳，其色味又与性命之学别。”<sup>7</sup>又曰：“余尝论文有两种，一如春花，春容烂漫，烨然锦绮。一如秋容，肃疏肃穆，净若孤云。”<sup>8</sup>

可见，当时文风之变化，而在文震孟笔下，则以“秋容”、“春花”来比拟这两种不同的文风。

八股文至明末，在技巧上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清朝在制艺中引入考证之学，“以穷经为制艺”<sup>9</sup>，在义理及考据上下功夫，开出一条新路。清初时文大家，如熊伯龙深于《经》，李来泰深于《史》，韩荃及方苞以古文为时文，俱能开一时新风，而尤侗、王广心则以词藻为制义。降及乾隆朝，八股文的体式及各种套路均已定型，遂有《钦定四书文》41卷，颁布天下，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范文，供读书士子学习模仿。经过明清两代士子的潜心搜抉，八股文无论在内容还是技巧上都已经很难再出新意，只能在出题上标新立异，以致割裂经文，题不成题。《清史稿》卷180云：“开国之初，若熊伯龙、刘子壮、张玉书，为文雄浑博大，起衰式靡。康熙后益轨于正，李光地、韩荃为之宗。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，允称极则。雍、乾间，作者辈出，律日精而法益备。陵夷至嘉、道而后，国运渐替，士习日漓，而文体亦益衰薄。至末世而剿袭庸滥，制义遂为人诟病矣。”

清末，八股文已由考查知识能力的考试文体，堕落为一种文字游戏，不得不走向衰亡的道路。

## 二、八股文的写作技法。

八股文的写作，有一套固定的格式，依次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领题、起二股、中二股、后二股、束二股、收结。起股之后通常要用一二句散句点出题目，叫“出题”或“点题”，有的在承题部分已点题，此处即不再用出题。束二股有时可以略去；有的不作束二股，而用两小股插入中二股之后，称作中二小股，这是变格。

破题即点明题意，有暗破、顺破、分破和对破等手法。承题，破题之后，要将关键内容承接并延续下来，是为承题，主要技巧为正破反承，反破正承，顺破则逆承，逆破则顺承等。破题和承题之后，要“代圣贤之言”，即站在圣贤的角度阐明题目的本意，这便是起讲。领题即引入正题，这是一个过渡部分。

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，这四段每一段有两股，要求相对成文，即对偶排比，故又有八比之称。每一股，四、五句至七、八句不等，但都是围绕题目反复渲染。明代八股常在文末作大结，大结可以兼及时事，后取消。但结尾处仍须有一两句话收束全文，这叫收结，又叫“落下”。收结处多用散句，不用排偶。

为便于说明，兹举韩荃的一篇八股文略作说明：

[题]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”（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[正文]圣人行、藏之宜，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。（破题二句，点明题意。）

盖圣人之行、藏，正不易晓。自颜子几之，而始可与言之矣。（承题四

句，引申阐述之。)

故特谓之曰：毕生阅历，只一二途以听人之分取焉。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，往往而鲜也。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，而或独得而无与共、独处而无与言，此意竟托之寤歌自适也耶？而吾今乃有以语尔也。（起讲十句，全用孔子语气对颜渊说话，为全文议论之始。）

回乎！人有积生平之得力，终不自明，而必俟其人发之者，情相待也。故意气至广，得一人焉，可以不孤矣。人有积一心之静观，初无所试，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，神相告也。故学问诚深，有一候焉，不容终秘矣。（起二股。）

回乎！尝试与尔仰参天时，俯察人事，而中度吾身。用耶、舍耶？行耶、藏耶？（出题五句，作一过渡。）

汲于行者蹶，需于行者滞，有如不必于行，而用之则行者乎？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！一于藏者缓，果于藏者殆，有如不必于藏，而舍之则藏者乎？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！（两小股。）

则尝试拟而求之，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，爰是流连以志之。然吾学之谓何？而此诣竟遥遥终古，则长自负矣。窃念自穷本观化以来，屡以身涉用、舍之交，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，此际亦差堪慰尔。则又尝身为示之，今者辘环之际有微指焉，乃日周旋而忽之，然与人同学之谓何？而此意竟寂寂人间，亦用自叹矣。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，曾不与我质行、藏之疑，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，此际亦足共慰尔。（中二股。）

而吾因念夫我也，念夫我之与尔也。（过结二句。）

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，而确有以自主，故一任乎人事之迁，而只自如其性分之素。此时我得其为我，尔亦得其为尔也，用、舍何与焉？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。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，而顺应以无方，故虽积乎道之厚，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，此时我不执其为我，尔亦不执其为尔也，行、又何事焉？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。（后二股。）

有是夫，惟我与尔也夫。

而斯时之回，亦怡然得，默然解也。（收结四句。）<sup>10</sup>

韩菼的这篇八股文，阐发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，主要就社会政治责任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。其破题、承题，涵盖题意而概括写之，自“起讲”开始，先后就论题中“子谓颜渊曰”、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、“唯我与尔有是夫”三层意义逐层议论，于全文的重点反复申论。其模拟孔子的语气，能做到“清深温润”，“与语意相称”（原评语）。虽宥于体式，语气仍不免拘牵，但仍不失为一篇敷衍得较好的文章了。

据商衍鎏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记载，清代八股文题目可分为大题、小题和截搭题三类。大题一般出现在乡试及以上的考试中，乡试以下多为小题和截搭题。

大题有连章题（即两章或三四章合题）、全章题、数节题（即每章内之数节）、一节题、数句题（即每章或每节内择取数句）等。大题的题意比较完整，有利于考生作题发挥。

小题有截上题、截下题、截上下题、承上题、冒下题、承上冒下题、半面题、上全下偏题、上偏下全题、上下俱偏题等。小题不如大题完整明白，且多限制，容易犯忌，很难发挥。

截搭题有长搭、短搭、有情搭、无情搭、隔章搭等。截搭题也应属小题一类，只是割裂犹甚，更像灯谜射覆。

陈澧在《科场议一》一文中说：“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，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。士子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，而剿袭旧文，试官患之，乃割裂经书以出题，于是题不成题，文不成文。”<sup>11</sup>“割裂经书以出题”，在明清两代日甚一日，强截句读，破碎经文，不当连而连，不宜断而断，确实已经到了“题不成题”的地步。如《中庸》有“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”的句子，嘉庆时河南学政鲍桂星据此出的题目为《及其广大草》。又如《孟子·告子篇》有“交闻文王十尺，汤九尺”的句子，鲍桂星据此出的题目为《十尺汤》。翰林院编修俞樾在任河南学政时，根据《论语》的《季子章》“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”和《阳货章》“阳货欲见孔子”二句，截搭成题为《君夫人阳货欲》，题目一出，一片哗然，认为过于戏侮，俞樾也因此丢官。

如何做好八股文，是明清两代学子一心揣摩的一个问题。吴廷琛晚引疾归里，主正谊讲席，为他的学生写了很多篇范文，并作《论文杂说七则》阐述作八股文的要诀，对我们今天理解八股文也很有启发。其文曰：

文以理法为宗，一是到手，将章旨节旨，上文下文，及题中虚字实字，反复寻究，使题解了然，毫无障翳，题理即审，下笔自然明顺。轻重详略，处处合宜。否则模糊影响，弛懈宽松，随手真凑，终无是处。至作文之法，先正论之详矣，大凡遇单句等题，切忌敷衍，敷衍成篇，成幅必竭，如割截题，题既截出，上下俱有界限，小讲要起迄分明，自然融洽，最忌硬捉头足，以空句拍题，入手吊下载，意贵融洽无痕，上下截发处，亦须略作钩绾，中间过下，要有波澜，又忌节外生枝，横隔语脉，入后再作绾合，方为合法。至偏全题，大段与割截相似，所加密者，上全下偏，则须先总冒而后钩清，上偏下全，则须处处补干，初学入门，不讲法度，一遇此等题，便触手荆棘也，又虚缩不题，初学最宜究心。心思不细，则地步不宽，题位既无立脚处，非一味空腔，即犯实侵下，先正中方朴山、王墙东、最擅胜场，宜熟读，细



解，多做，能于虚缩小题，游行自在，则平正大题，如骋康庄，而亦不至为肤庸平熟这语矣。

理明法密，而心思出焉，心思推到极细，则题之上下四旁，洞视达观，虽逼仄处，亦能寻出路径，分出层次，先正小题文，通体总无一笔复衍，由其心灵一发，层出不穷，初学入门，但以敷衍题面为能，则无可敷衍之题便窘近不堪矣。

理法心思兼备，则笔有清机，文从字顺，薄弱尚所不免，急当以书卷佐之，由五经及于十三经，旁及于《国策》、《国语》，熟读然后能解，能解然后能用。与其多读数篇庸滥时文，何如多熟一卷书耶？典制题固须典贍详明，即不拘何题，不拘何意，运以经义，自有古香，方朴山文最擅其妙，或命意在我，而以经语证之，或意有难达，而以成句达之，使阅者自然会意。若枯肠俭腹，则性理题尚可藏拙，略须证据者，便无所措手矣。

既奄有三者，然后加以简炼之功，炼局要从头至尾，一气呵成，开合操纵，疏密缓急，相间相生。布置既定，然后落笔，自然舒卷自如，活泼浩瀚，无前突后竭，重复板滞之病矣。气要疏宕，句要轻，轻非一味飘忽之谓，字简净，则句轻而无沓拖之病。三者相成为用，非得力于史汉八家，未易到也。又音节贵和谐，和谐之法，在乎平仄条畅，如一句中或皆平，或皆仄，或数句尾字皆平皆仄，更杂以长句累坠，或转折不清，语意晦滞，更如腐木湿鼓，尤所宜戒。文之工拙不在是，是亦所宜讲也。又字贵熨贴，若不熨贴，虽和谐亦无是处。

所读之文，取法贵上。欲为天崇国初之文，须得力于古文；欲为揣摩当行之文，须得力于天崇国初之文。若仅读墨卷，则眼腔笔力，俱已为所束缚，取法于下并下而失之矣。且场屋之文，即名人亦不能无议，读者已须著眼别白。至滥墨卷一味空腔，断不可读。学者荒经废书，日寻此等文为津逮，毋论何题，动以高调冗句凑泊，谓合墨裁。所用词藻，并不寻求源本，任意割裂，踵谬承伪。初学理法未清，一堕此业，性灵汨没，笔机从此窒塞，不能畅达矣。

空腔最宜淘汰，初学承用，尤多谬误。如“进观”、“进究”、“重按”、“重念”、“有矣夫”、“意深哉”、“何则”、“何言之”、“试言”之等类，即安放妥帖，已触目生厌，乃相沿已熟，摇笔纷来，遂至欠通，皆由平素不细心体会也。

文中点题，有已将题字逐一剔清，必须再将题句囫圇点出者，有不必再点者，在相题与文势为之，原难预定。至篇终点题，则必题系煞脚语气，前中文势，迤邐而来，一气贯输，至结处赶出题句，全神涌现，方为合式。乃

如“虽”字“曰”字等题，亦在篇终点出。讫然而止，“试思”、“虽”字语气未完，“曰”字系虚冒，如何结得住？此病所在多有，急宜改之。”<sup>12</sup>

### 三、八股文之渊源。

八股文，作为一种专为应举而产生的文体，是在吸收了前代各文体之长的基础上产生的，兼有各种文体的特点，正像启功所说：“八股文的远源，一般地常追溯到王安石、苏辙诸家的‘经义’，南宋陈傅良诸家的‘舆论’内容也即是‘经义’。还有从破题等技术方面，又追溯到‘律赋’等文体。还有从明代篇后用‘大结’，借发挥经义引到陈述、评论政治问题上，又牵涉到‘策问’等等。”<sup>13</sup>下面，略举以下几种说法：

一、认为八股文起源于北宋王安石所提倡的经义文。这是为多数人所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。如：郑灏若《四书文源流考》说：“四书文源于经义，创自荆公。”<sup>14</sup>侯康《四书文源流考》也说：“自宋熙宁四年用王安石议，更定科举法，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……经义之兴始此。”<sup>15</sup>杨懋建《四书文源流考》：“自宋熙宁四年始用王安石之议罢词赋，专用经义取士，而四书文以昉。”<sup>16</sup>刘熙载《艺概·经义概》：“经义试士，自宋神宗始行之。神宗用王安石及中书门下之言定科举法，使士各专治易、诗、书、周礼、礼记一经，兼论语、孟子，初试本经，次兼经大义，而经义遂为定制。……今之四书文，学者或并称经义。”<sup>17</sup>商衍鎏先生也说：“然则八股之法，实肇于宋绍兴、淳祐，定于明之洪武，而盛于成化以后者。”<sup>18</sup>持此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科举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的，有一定的道理。

二、也有人认为八股文起源于唐之帖括<sup>19</sup>，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少，较有代表性的如：周以清《四书文源流考》谓：“制艺亦称帖括，即唐帖经，亦称经义，即唐墨义。”<sup>20</sup>梁杰在《四书文源流考》也说：“其源盖出于唐之帖经墨义。”<sup>21</sup>

三、从文体本身的角度看，有起源于赋、起源于散曲和杂剧、起源于平话、起源于骈文等等说法。持源于赋说的主要有清汪之昌和周以清二人。汪之昌《青学斋集》卷25在《四书文缘起》曰：“大约八股之缘起，沿唐宋赋体而略变通……四书文分为八股与唐赋之分为八韵，体段亦不甚悬殊，推其缘起，正不得谓作俑者宋人矣。”周以清《四书文源流考》称：“今之制艺排比声调、裁对整齐，即唐人所试之律诗律赋，貌虽殊体则一也。”这主要是从八股文的外在形式上来说的。持起源于散曲和杂剧者则主要是焦循，他说：“八股入口气代人论说，实原于金、元之曲剧，以破题开讲，等于曲之引子，提比中比，等于曲之套数，夹入领题出题段落，等于曲之宾白。”<sup>22</sup>卢前在《八股文小史》中也持此观点，他说：“由八股文之结构言之，其与曲之套数结构相类，破承者，曲中之引子也，中间对比，则如南词之过曲，亦如北套数中所规定之牌调，而落下如尾声。杂剧为代言体，八股文亦为代言体。是亦八股文出于元剧之一证也。”<sup>23</sup>黄侃则在《中国文学概

谈》九《唐宋间作平话者》一节中认为八股文起源于平话，他说：“后世八股文，实平话血脉所系，钱大昕有云，八股制举乃平话之变体也。旨哉言乎！”<sup>24</sup>以骈文为八股文之起源，主要是因为它采取与骈文相似的句子两两相对的骈偶句式。阮元《书梁昭明太子〈文选序〉后》认为四书文是唐宋四六骈文传统的传承者：“是四书排偶之文，真乃上接唐、宋四六为一脉，为文之正统也。”<sup>25</sup>钱钟书《谈艺录》第四则附说四“八股条”亦云：“八股实骈俪之支流，对仗之引申。”

这种种来源的说法，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八股文的特点。经义说，说明了它的使命，即以解释和传播经义为其旨归；帖括说，说明了它的内容，以帖括所考的四书、五经为测试内容；赋、骈文说，说明了它的体式，有严格的散韵规定；散曲、杂剧说，说明了它的语气，必须是代言体；平话说，兼及使命与语气的特点。

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八股文是为阐发和传播四书五经义服务的一种文体，它所用的考试教材是统一的，所灌输的思想也是统一的；它的体式有严格的散韵规定，因此可以训练写作技巧；代圣人立言的语气，有助于培养其文化的代入感与使命感。而这些规定，又有助于实施标准化的评判工作。现在，我们对科举考试所要录用的人材可谓一清二楚了，这就是一个正统意识形态的继承者、捍卫者和传播者。与其说科举牢笼了天下志士，不如说天下士人都被科举送入了一个模子里。这个模子，就是八股文。

## 第二节 策文与试帖诗

### 一、策文。

古代以策问考试，始于汉文帝，而后世沿袭下来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云：“夫策士之制，始于汉文，晁错所对，蔚为举首。自是而后，天子往往临轩策士，而有司亦以策举人，其制迄今用之。”自此以后，朝廷考试用策便一直沿袭下来。古代要求对策文既要明于治道，能提出高明的政治见解，又要文辞优美，所以刘勰曾说：“对策所选，实属通才，志足文远，不其鲜欤！”<sup>26</sup>

明清两代，在殿试中，仅试策一道，凭此决定进士的最后名次，可见策文对于夺取状元是何等重要。

统观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使用的考试形式，主要有三类：一类是考核对儒家经典记诵、理解能力的帖经、墨义、经义、八股，一类是检测应试者文学才情的诗、赋，另一类则是衡量考生言事论政能力的策文。前两类在历代考试中都经历了兴衰沉浮的变化，只有策文一体自始至终沿用不绝，历久不衰。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充分注意的文化现象。